郑州日报

2008年10月16日 星期四

精品文摘 第113期

编辑 孙明道 校对 吕广珍
电话 67655582
E—mail:zzwbwb1616@sina.com

13

ZHENGZHOU DAILY SPECIAL COLLECTION

可怕的“虚假安全”

二战结束后，英国皇家空军统计在战争中失事的战斗机和牺牲的飞行员以及飞机失事的原因和地点。其结果令人震惊——夺走生命最多的不是敌人猛烈的炮火，也不是大自然的狂风暴雨，而是飞行员的错误操作。

更令人们不解的是事故发生最频繁的时段，不是在激烈的交火中，也不是在紧急撤退时，而是在战斗机完成任务，胜利归来，即将着陆的几分钟里。

但是心理学家对这个结果丝毫不惊讶，他们说这是典型的心理现象。在高度紧张过后，一旦外界刺激消失，人类心理会产生“几乎不可抑制的放松倾向”。飞行员在敌人的枪林弹雨里精神高度集中，虽然外界环境恶劣，但由于大脑正处于极度兴奋中，反而不容易出纰漏。

在返航途中，飞行员精神越来越放松，当他终于看到熟悉的基地，自己的飞机离跑道越来越近时，他顿时有了安全感。然而，恰恰是这一瞬间的放松，酿成大祸。因此人们管这种状态叫“虚假安全”。

在人生的路上，也有很多“虚假安全”。当你通过重重困难，成功近在咫尺的时候，千万别放松警惕而放慢你的步伐。

记住，没有取得的成功，不是你的成功。

摘自《领导文萃》

这么多书都没看，不看也别惭愧，你不能天天都看，如果你真想起什么事，想起来这儿还有一本书，挺满意，挺高兴，跟找着“往日情人”一样。

快乐读书

王 蒙

关于读书，我随便说一点。

第一，很多书别人读过，我没读。还有别人非常热爱读的，我老读不完，比如说《战争与和平》，写得好，我看过多次，但是读不完。还有《百年孤独》，我也读过。有一次读了五分之三，快到五分之四，我死活不读了，觉得这位大师的路子已经被我掌握，就不想再看，当然，还有《追忆似水年华》，很多人跟我一样没有读完。

人老了以后，回想一辈子到底读过几本书，印象真正深的没有几本，包括被反复阅读过的。《毛泽东选集》是反复背，不仅用汉语背，还用维语背，印象很深。毛泽东的逻辑、句法，包括反毛泽东的那些人，都在跟毛泽东学。还有《唐诗三百首》，不管编得多么差，有什么缺点，都是理论家说它有缺点，对于读者，没有别的可以代替，你编一个新的《唐诗三百首》，别人不愿意看。

真正爱读的书，一是《红楼梦》，一是《道德经》。《庄子》好看，但是，看多了起急，有的地方分析得绝，有的地方发飘，不如老子，一句是一句，能砸出坑。一个人总要找几本自个儿最爱读的书，其他的只能算浏览，或者是获得一些信息。

第二，工具书。什么都可以省，工具书不能省。我不管想一个什么问题，都先查《辞源》，查完后，我的学问立刻大了。不但查《辞源》，而且查《汉英辞典》，学问更大。再查《百科全书》。我想起女儿小时候的一句名言，她看我老查辞典，就问她妈，这是什么书这么厚？她妈说，这叫辞典。她说辞典是干吗的？老伴说，你爸爸不认识的字就找它。我女儿说，我爸爸这么多字都不认识啊？她算抓住问题要点了。很多字咱们都不认识，中国人又特别讲究字。

每个人要掌握最佳的读书和人生阅历的平衡点。中国有一些人，不读书，但是，鬼精鬼精，非常聪明，也很干练，甚至有能耐，比书读得多的人还有能耐。为什么读书读太多，反倒显得傻呢？中国的现实不按书本办，书本也不一定按现实写。如果你读得太多，绝对傻。但是不读书，你的本事再大，再干练，还是低水平。每个人的平衡点不一样。钱钟书以读书为乐，这个人绝对聪明，绝对不是傻子。有的偏于务实，读的书有限，但是，有限的书能够理解出花来，能用出花来。就这几本书陪他一辈子，你觉得他的学问对他来说就相当够了。每个人的平衡点不一样，但是，你要找自己最佳的。

还要寻找一个平衡，所谓博与专的平衡，视个人情况而定。

读书与人生有一个自相矛盾之处，我始终解释不了。我给天才下了一个定义：集中精力。但是，我又提倡一个人应该多有几个世界。到底怎么解释清楚？我说不明白。有时候，我到大学讲课，很多人提一个问题：现在，大学课程要学英文，一些学生的中文水平越来越低，还把精力用在英语上。对此，我又信又不信。信是因为中文的报纸、刊物、书籍错别字一大堆，令人生气。

另一方面，我想起那些历史上双语、多语的人物。外语学得好，你能有辜鸿铭学得好吗？他的中文怎么样？谁敢说比辜鸿铭的中文好呢？你外语学得好，你有林语堂学得好吗？林语堂双语著作，一些作品都是用英语写的。可是，你看林语堂用中文写得怎么样？钱钟书外语也好。我想，外语越好，中文越好，如果外语你一点都不懂，中文的妙处你不知道，中文的特色你就不知道，必须两相参照。跟老婆吵架，那么点小事都解释不清楚，你改用英文，能解释清楚吗？

第三，好读书不求甚解。这是什么意思呢？有一类特别伟大的语言，包括《道德经》里边的语言，比如他讲到大道，意思是在战争中，兵器伤不着，到了水里淹不了，到火里烧不了。你要一较劲，就这一段，能较三年，头发白了，都不能理解。我觉得这是一种审美的理想，没有操作性。

我看书，有的是为了补充自己的知识，有的是为了融会贯通。我既相信自然流淌，也相信一种驱动。你没有驱动装置，不给它一定的指令，等着电脑自个儿运行，绝对不可能。两者都要有。我不相信所谓下笔万言，也不相信为写一个字，捻断三根须。大家都讲推敲的故事，故事本身可爱，但是，没必要那么推敲。读书也是这样。有人说苦读，“头悬梁，锥刺股”真是感人，都是这么苦读，我不信。都是闲读、恬读，我也不信。学一种具体知识，背单词，没有点苦劲是不行的。

如果书摆在家里，一摆二十年，忽然你想起一个什么事，最后找着了，非常高兴。可能就用3分钟，翻一下，我认为这本书就值，这是“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书也是一样，这么多书都没看，不看也别惭愧，你不能天天都看，如果你真想起什么事，想起来这儿还有一本书，挺满意，挺高兴，跟找着“往日情人”一样。

摘自《特区青年报》

风 度

在老子思想的浸润下，中国传统哲学发展了一套“为而不争”、“节而有度”的文化，成为中国人为人处世的基本模式。《道德经》中有这样的嘉言：“大丈夫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不管时代风云如何变幻，人世间总有一些人和事，像恒星一样，固定在各自的轨道上，不管多强的风，都吹不去他们的光芒。

相声大师侯宝林，“文革”时，被红卫兵揪上台、压倒在地，有人高呼：“打倒反动权威侯宝林。”侯宝林连忙站起来，作了一揖，以相声演员特有的腔调回答道：“反动则是，权威不敢。”这是无数像侯宝林一样习染传统士风的人，对待生命的态度，甚至在人格受辱时，仍然不忘“谦让处后，不敢为先”的古老训诫。

这是中国人的绅士风度，和西方讲究张弛有度、尊重妇女的规范一样，不仅是传统中国人行事的信条，而且化为生命的一部分，成为缓解社会矛盾、提升个人自身道德境界的有效手段。

上世纪30年代，鲁迅由上海往北京省亲。他受邀在北大作讲演，在北大教员休息室里碰见胡适。此前，鲁迅攻击过胡适，为这位“五四”以来的战友，深陷国民党的权力泥沼而扼腕，屡有嘲讽挖苦之词。人们想看两位文化大师尴尬会面后，究竟会发生什么冲突。结果，胡适笑问：“兄又卷土重来了？”鲁迅笑答：“不久又将卷土重去也。”说话间，恩怨灰飞烟灭。

这就是传统士人对待攻击的办法。他们认为，彼此攻击是出于公仇，而不是私怨。见解上的相互敌对，并不影响他们人格上的相互尊重。鲁迅去世后，生前论敌苏雪林，趁死人不能还口，攻击鲁迅，称鲁迅是“玷辱士林之衣冠败类，廿五史儒林传所无之奸恶小人”。胡适则在给苏雪林的信中批评道：“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善，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的早年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

这是传统中国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光而不耀”的人格理想的写照。这种人格理想对传统中国人来说，不是夸夸其谈的资本，也不是做学问、评职称的材料，而是实实在在地指导“做人”，“教人”“安身立命”的法器。大至治国平天下，小至吃饭睡觉，须臾不可离开，甚至在生命悬于一线时，人们也不应轻言放弃，即使是死，也应当像孔子的弟子子路那样，“结缨而死”，把帽徽、领章戴好，庄严地死去。

1926年4月24日，《京报》总编邵飘萍被军阀张作霖秘密逮捕，理由是“勾结赤俄，宣传赤化，罪大恶极，实无可恕”。26日4时，邵飘萍被押赴北京天桥东刑场。

这个一生给人们提供无数消息的男人，死前，给人们留下的最后一个消息是，他着长袍马褂，向监斩官拱手施礼道：“诸位免送。”然后，仰天大笑，从容就义，年仅40岁。

这是我听到的中国士人“求仁得仁”、慷慨赴死的绝响。

摘自《环球军事评论》

印度“许海峰”终生免费坐火车

“金牌到手，半生不愁”，目前，一些国家相继公布了对北京奥运会冠军的奖励。冠军们除将获得巨额金钱奖励外，还有更多五花八门的意外惊喜在等待着他们。

吃住行全包

白俄罗斯的金牌得主有口福了。

该国一家肉制品厂对外宣称，在北京奥运会上夺金的白俄罗斯运动员将终身免费吃该厂生产的香肠。

啤酒王国——德国奖励运动员自然少不了酒，该国获得奥运会金牌的运动员每个月可获得50升免费啤酒。

“居者有其屋”是中国人千年来最朴素的愿望，房子自然成为不少地方政府及企业献给冠军的绝佳选择。8月11日，“月亮”（林跃／火亮）组合夺得男子双人十米跳台冠军后，林跃的家乡潮州一家企业即表态，要奖励林家一套100平方米的住房。

终生免费坐火车

印度选手宾德拉日前射落的一枚金牌，是该国自1900年参加奥运会以来获得的第一块个人金牌。宾德拉由此成为印度的英雄。除了奖金外，印度人甚至连他下半辈子的出行全包了，印度铁路部长普拉萨立即宣布宾德拉是铁路局的贵宾，可终身免费乘坐铁路局的一等冷气客运火车。

名利“双收”

一朝夺魁天下知。北京奥运会中国首金获得者陈燮霞展示金牌的瞬间当天就被印上邮票，第二天就在全国热销，这个陌生的名字一下子妇孺皆知。据知，中国所有冠军的形象都将在48小时内登上邮票。而澳大利亚也将所有该国金牌获得者制作个性化纪念邮票。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许多国家都会开出重奖政策激励运动员。阿联酋对一名冠军高达27.2万美元的奖金，按每桶120美元算，可购买2200桶石油。

摘自《南方日报》

ZHENGZHOU DAILY

编辑 孙明道 电话 67655582 E—mailzzwbwh1616@sina. com

可爱的书呆子

大智若愚，大巧若拙，一些学业顶尖的大专家大学者甚至泰斗级的人物，在日常生活中却常常是低能儿，学业上的辉煌和生活中的愚笨形成鲜明的对照，因此常常为那些学业上无所成而生活上的精明者所讪笑。

中国科学院哲学所逻辑专家申有鼎因沉迷学业，误了个人婚事。年岁渐长方找到一个在工厂工作的对象，于是两人商定结婚。

彼时结婚登记要开介绍信。这位申大专家兴致勃勃来到单位开介绍信。“你未婚妻叫什么名字？”工作人员问。申有鼎竟想不起来。于是他拎起电话，找到爱人所在单位。

“请问你们厂一个女同志最近要同中科院哲学所的申有鼎结婚，你们知道吗？”申大专家问。

“知道啊。”对方答。“请问她叫什么名字？”“你是谁？”

“我就是申有鼎，开结婚登记证明，想不起她名字了……”

结婚忘了未婚妻的名字，这在全世界恐怕绝无仅有！

想不起未婚妻名字已属罕见，还有人忘掉自己姓甚名谁的！此事也发生在中国科学院哲学所，主角是申有鼎的同事金岳霖。金岳霖，“中国哲学第一人”，一个泰斗级的人物。

泰斗也是个书呆子。他不爱做官，他有一名言：“与其做官，不如开剃头店，与其在部里拍马，不如在水果摊子上唱歌。”上世纪50年代初，周培源要他出任清华哲学系主任，金泰斗不想干，但周坚持，无奈，他只好到系主任办公室办公。可是他却不知道“公”是怎么办的，就恭恭敬敬地在办公室里待着，见没人找也没事，待了半天又跑回家看书去了。

一次，金泰斗乘人力车外出办事，一路上满脑子思考着一个哲学问题，突然有所悟，于是马上想到要与好友陶孟如交流，遂急令车夫停车，跑到路旁的电话亭前打电话。

“我找陶孟如。”

“您哪位？”陶孟如的女佣在电话里问。我哪位？金岳霖摸摸脑袋，一时竟想不起来，“我是陶孟如的朋友，请他说话。”

“您贵姓？”佣人是个较真的人。可金泰斗还是想不起自己“贵姓”。无奈，只好央求女佣高抬贵手，让他与老朋友通话。女佣恪守职责，不予通融。无奈中，金岳霖转而向自己的车夫求教。“我是谁？你知道吗？”车夫刚给他拉车，也叫不出这位大名鼎鼎的学者的名字。但他依稀记得别人都叫他金博士。“别人都叫你金博士。”金岳霖一拍脑门念了声：“阿弥陀佛！原来我姓金啊！”这下终于想起来了。

此事终被好友陶孟如披露，传遍学界，成为他的那些好事之徒的朋友茶余饭后的笑谈。

徐州女作家袁成兰曾写过她的夫君，那是一个“上通天文，下知地理，中间不懂人际交往”的知识分子，一个历史学教授。这位书呆子思考问题时目不斜视，连老婆都认不得了。一次她从乡下回来，下了车，肩扛手提，大包小包，恰逢丈夫放学，她赶忙迎了上去，谁知丈夫见了她点头一笑，继续走路。她奇怪了，丈夫不认识自己啦？便故意不与他招呼，紧跟着他，但见他目不斜视，继续前进。她累得满头大汗，他旁若无人自顾自走路。到家门口，他进了门，准备关门时才发现门外的妻子，惊讶地问：“咦，怎么是你？”见妻子肩扛手提，累得汗流满面，这才醒悟，“刚才我好像在哪里看到你了，对对对，当时看到你，我觉得像个熟人……”

的确，有些大智慧者在日常生活中常常表现出非常可笑非常白痴的一面。对此，一些“聪明人”常常讥笑他们是书呆子。但是不呆不傻的“聪明人”能不能也像那些书呆子一样在某些方面干出成就来呢？

摘自《中华读书报》

上帝糊涂

百岁老人周有光时常戏言：“上帝糊涂，把我忘了。”谈笑间，透出几分孩童般的调皮，更有参透生死之后的淡定从容。20世纪50年代，周有光主持制定了汉语拼音方案，由此被誉为“汉语拼音之父”。不可思议的是，这位语言学大师竟是半路出家，前半生都在从事经济工作，直到50岁才正式改行。在此之前，语言学只是他的业余爱好。

周有光早年在大学学习经济学，毕业后在银行任职。1947年，他被派到美国工作时，有幸见到了爱因斯坦。交谈之中，爱因斯坦说道：“一个人到60岁为止，工作时间只有13年，除去吃饭睡觉，业余时间仍有17年，能不能成功，就看你如何利用业余时间。”这句话对周有光触动极大，影响了他一生。

新中国成立后，周有光怀着满腔热情投奔祖国，在复旦大学任经济学教授，并身兼数职。无论工作多么繁忙，他都挤出业余时间，潜心研究语言学，终于功成名就、著作等身。退休后的周有光并未赋闲，依然热切关注着世界，勤奋写作。在百岁高龄时，他又出版了新书《百岁新稿》。他在自序中写道：“希望这不是自己的最后一本书。”生命不止，奋斗不息，这是他百年人生的写照。

倪匡与金庸、黄霑、蔡澜并称香港四大才子。有一天，倪匡身上没钱，便向身边的黄霑借钱：“黄霑，哪天我死了，你肯定会送给我一个大花圈，至少要花400块钱，要不今天先预支给我吧？”黄霑二话没说，给了他400块钱。没过几天，黄霑忽然醒悟过来，马上向倪匡要钱：“不对啊，如果我死了，你不也得给我送个大花圈吗？”倪匡只好老实还钱，互相扯平，两个老头抚掌大笑。

谈到老友黄霑的故去，年逾古稀的倪匡略有伤感，却依然不失老顽童的本性：“人总是要死的，如果我们为必然发生的事情伤感，不是很傻吗？”在别人的葬礼上，他也说过类似的话，好几次被人用扫把赶出来。迄今为止，倪匡是世界上作品字数最多的汉语作家之一，但他戏称自己厨艺第一、园艺第二、文艺勉强列第三。只有一件事，他毫不谦虚：“我一生中写得最好的文字，就是给古龙写的讣闻，看过的人没有不叫好的，弄得好多人都要我将来给他们写讣闻。”说完，自己先大笑起来。

死亡，无疑是个沉重的话题。笑谈生死，是一种超脱的人生境界，不仅需要足够的勇气，恐怕更需要充足的底气。周有光和倪匡在有生之年，都攒下了足够的资本，所以才敢拿上帝开玩笑：此生没有虚度，你奈我何？就像一部电影，当你把最精彩的故事奉献给观众之后，还会为影片的结束而忧伤吗？

生命的意义，不在于时间长短，而在于我们如何度过。出生与死亡都是自然现象，这是我们无法掌控的，但我们可以把握二者之间的生命过程。我很喜欢李敖的话：“上帝管两头，我管中间。”大路朝天，各走一边，我的地盘我做主，大气从容，调侃中尽显人生豪迈。

每个人都会死，但并非每个人都真正活过，上帝其实不糊涂。

摘自《读者》

名流故事

马文辉说，陈燮霞是大器晚成的选手。的确，在很长一段时间，她只能生活在李卓、王明娟和杨炼等大牌明星的影子里。可是，凭借着十年磨炼的执著，她在最近两年脱颖而出。在去年短短一年中，她“连升三级”，以秋风扫落叶之势横空出世。

陈燮霞：光荣的荆棘路

北京奥运会中国首金让陈燮霞成了家喻户晓的明星。让记者深感意外的是，这位南国女孩一举成名后，依然保持一颗平常心，依然像往常一样微笑着面对着身边每一个人。

圆圆的脸，憨憨的笑。眼前的陈燮霞更像是一个邻家女孩。无论是比赛前，还是夺金后，陈燮霞一直都没有谈压力。可是，陈燮霞从入选奥运阵容那一天起，其实她和整个女举队就已经背上了巨大的压力。这压力来自夺金的重任，也来自对手的神秘，同样还来自4年前的“意外丢金”事件。

分析各国选手近两年的大赛成绩，陈燮霞的实力绝对超越对手。然而，上届奥运会塔伊兰“爆冷”大败李卓的场面，至今还历历在目，因此不管是陈燮霞还是女举总教练马文辉，任何人都不敢大意。更让人心里没底的是，土耳其的塔伊兰和厄兹坎飞抵北京后立即高调训练，厄兹坎甚至主动向媒体声称，训练成绩已达到总成绩222公斤——比世界纪录还高5公斤。

“赛前面对这些情况，难道一点压力也没有吗？”

“去想就有，不去想就没有。我感觉许多时候，举重运动员就是在跟自己比。”

陈燮霞的回答让人一下子明白了她为什么会如此强大。

陈燮霞在比赛中充满了豪气，成绩一骑绝尘。爽朗的性格，超强的能力，再加上陈燮霞在登场时那声清脆的呐喊，所有一切显示，她已成为比赛的主宰。

“当时教练已经为我分析了对手的情况，赛前她们扬言能举222公斤只不过想让我们自乱阵脚。可是，我们并没有上当，赛前，教练就说她们肯定过不了200公斤的，我们要以自己的节奏去比赛。”陈燮霞的自信完全来自实力。

“阿霞的表现实在是太完美了。”女举主教练马文辉用这样一句“最高级”的评价褒奖自己的弟子。事实上，抓举、挺举一共6次出手全部成功，而且都比较轻松，在奥运会这样的比赛中实属罕见。陈燮霞在这一项目上表现出的优势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应了马文辉赛前的那句话“是我们的，怎么都飞不了”。陈燮霞凭借自己出众的实力一举成名。

平淡的履历，普通的外表，乍看上去陈燮霞并无过人之处，但正是这个身高1.50米的“小人物”，却在最近两年内接连创造奇迹，而在奇迹的背后是十年如一日的苦练。陈燮霞告诉记者：“为了实现了自己的最高梦想，我整整10年都没有回家过年了。”

陈燮霞在9岁那年选择了举重，从那一刻起也就意味着，她同时选择了劳累、孤独与漂泊。

在番禺体校，她每周只能回一趟家。当时的番禺体校还在市桥的老校区，道路网络也没现在这样发达。陈燮霞每次从学校坐车回家都要花费40分钟，途中还要搭一趟轮渡。而她的爸爸总是在渡口的那一头等她，骑自行车载她回家。

“心中有梦想，所以再苦再累，感觉也值得。”回忆起往昔岁月，陈燮霞感慨颇多。

12年前的夏天，陈燮霞小学毕业，她的启蒙教练黎柄明把他的5名“高徒”送到广州伟伦体校集训，这5个孩子最终都幸运地被录取了，其中包括陈燮霞。

那个暑假，黎柄明的内心充满了矛盾，一方面，他的学生们总算找到“下家”了；另一方面，“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他从此将和那几个朝夕相处了3年的孩子分离了。陈燮霞进入伟伦体校后，一个月甚至两三个月才能回一趟家，与家人相聚的时间比以前更少了，与启蒙教练黎柄明更是很少有机会见面。陈燮霞对黎柄明的感恩之情却并未随着空间距离的拉远而淡忘掉，她时常会打电话问候黎柄明，有时也会就举重的技术问题求教于他。好不容易回趟家，她也总会抽时间登门拜访自己的恩师。

从1998年进入广东省体校到2007年进入国家队，整整10年，陈燮霞从没回家过年。尤其是在进入八一队以后，她成了一名军人，纪律更加严明，自从前年的全国冠军赛后，爸妈和哥哥嫂嫂都已经两年多没见她了。19个月大的侄女从没见过姑姑，陈燮霞的爸妈只得拿着报纸上的图片指给孙女看：“孩子，这是你的姑姑。”

陈燮霞第一次出现在中央电视台的直播画面里，是在2007年的世锦赛，那也是她的爸妈最近一次看到她。

只要体育频道播放奥运专题片，陈燮霞的爸妈都会抱着孙女一起看，从中寻找女儿的身影和笑容，从中感受英雄女儿的骄傲和荣光。久而久之，侄女还真的能辨认出姑姑了。每次在电视里看到姑姑，她都会露出一副兴奋的表情，并不停地学爷爷的口吻高喊：“加油！加油！好！”

马文辉说，陈燮霞是大器晚成的选手。

的确，在很长一段时间，她只能生活在李卓、王明娟和杨炼等大牌明星的影子里。可是，凭借着十年磨炼的执著，她在最近两年脱颖而出。在去年短短一年中，她“连升三级”，以秋风扫落叶之势横空出世。在不被外界看好的情况下，先拿下亚锦赛冠军，随后在泰国清迈世锦赛，一举囊括48公斤级三枚金牌，总成绩比亚军高出18公斤，同时打破了杨炼保持的挺举世界纪录。

今年4月的全国举重锦标赛上，陈燮霞以213公斤的总成绩力压杨炼夺取冠军，这让她在出征奥运的激烈争夺战中抢得先机。“我知道参加奥运会，机会太难得了，所以我特别珍惜，绝不能让所有关爱我的人失望！”陈燮霞这么说，也这么做了。

如今获得奥运冠军，陈燮霞的最大心愿是什么？“回家！我都很长时间没有回家了！”她迫不及待地说。父母做的可口饭菜，屋外的香蕉林以及家乡特有的温馨是陈燮霞萦绕在心头的记忆，也经常成为她夜晚甜美的思念。

摘自《新民周刊》